

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劉蕊 河南報道）「趁着這幾天不忙了，出門割點肉備點年貨。」58歲的河南省濮陽縣魯白邱村的村醫曹愛花來到縣城採購。「順便再進點藥，治咳嗽、發熱還有拉肚子的。咱們這第一波感染高峰算過去了，但是現在村裏人已經完全不防護了，我們擔心隨着春節老家的人從全國各地回來，再二次感染。還是得提前防備，不能打無準備之仗。」曹愛花說，第一波疫情期間，有什麼藥就頂上，「以前可能一開開三天或者一個星期的藥，但是現在都是先打一針或者先吊一瓶再說，確保大家把最難受的那幾天度過去再說。」

首波疫峰已過 豫村醫憂捲土重來

想購足藥應對春節返鄉潮 「不能打無準備之仗」

「咱們村是剛放開頭一個星期，有兩個從外面隔離回家的人先感染，緊接着就是全村幾乎都發燒了個遍。」彼時曹愛花所在的診所也不過是剛重新開門一周時間。「疫情三年來，咱們鄉村診所不讓接診發熱病人，而且一有疫情第一時間就是封診所的相關藥物甚至是讓開門，因此剛開始雖然準備了退燒藥物，但真正疫情高峰的時候還是有點不夠用。」但曹愛花不會讓村民們「沒藥可吃」、「沒針可打」。「以前可能一開開三天或者一個星期的藥，但是現在都是先打一針或者先吊一瓶再說。先確保大家把最難受的那幾天度過去再說。」

一個村醫保一條村 用藥「便宜見效快」

曹愛花在村裏開診所十多年了，在這個千餘人的村莊，她是唯一的鄉村醫生。「各家各戶啥情況基本上我心裏都有數。在農村用藥主要是講究便宜見效快。能一針見效的就不會吃一個星期藥。」曹愛花說，雖然最高峰時每天接診100多人，從早上7點到診所，晚上10點才能回家，但基本上沒有讓鄉親們受大罪花大錢。「布洛芬這個藥在村裏本身用的都少，城裏都在囤這個藥，等我們去縣裏進藥的時候，這個藥已經沒有了，所以我們用得比較多的是安乃近片這種藥，雖然比平時這些藥也漲價了，但比較還是更便宜也有效。」類似安乃近片這種在城市醫院處方中極為謹慎的藥品，在農村卻一直是退燒藥標配。

曹愛花坦言，在農村用藥沒有「城市裏講究」。「在村裏，年輕人工作的，都不願意在家硬扛，耽誤工作耽誤賺錢，都願意掛個吊針或者打個屁股針，好得快。而老年人也不能硬扛，有症狀得盡快對症治療，耽誤不起。」

大多數村民打三針 未現危重病人

曹愛花所在的村裏集中感染也就是半個月左右的時間，去年12月中下旬全村都基本上染疫康復了。「有個別的還咳嗽、身上沒力氣，或者喘的，再繼續對症下藥。幸運的是咱們村沒有出現危重病人。」據曹愛花介紹，因為當地政府的提前安排，村民們在本輪疫情前多數已經注射了三針疫苗。

曹愛花所在的村莊在河南並非個例。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，河南濮陽、開封、洛陽、鄭州等多個地市的農村都已經靠「一個村醫」、「一個診所」，在12月中下旬悄然度過了染疫高峰期，而這些地方正重新恢復到往日的熱鬧。「尤其是現在快過年了，集市上可熱鬧了。」曹愛花說。

當然，並非所有的村莊都如曹愛花所在的村莊沒有危重病人。「咱們村今年有兩個老去了，一個是原本有肺癌，另一個則是嚴重的胃病。」河南鄭州鞏義口頭村村支書在微信中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，雖然家人也沒有怨這個病，但要是沒有的話，可能還會多活幾天。

「帶陽」接診村民 村民康復「零防範」

這也是曹愛花比較擔憂的，儘管這次「安然」度過了第一波感染高峰期，但是現在大家基本上不做防護了。「口罩基本上都不戴了，更別說回家消毒幹啥的，在村裏原本這個意識也比較弱。」曹愛花非常關注這方面的信息。「據說新的毒株有可能再次來臨，這次得把藥準備充足了。」

曹愛花本人也在這波感染高峰期中招，但因為村民們都在等着就診，她一直「帶陽」上崗。「發燒那兩天最難受，之後就一直咳嗽。」一直到現在，曹愛花的咳嗽都還沒有好。「我這個就是感染的時候沒有充分休息，這要在平時可能現在也好了。這個病毒雖然咱不怕它，但是也不能太大意了。」



◆河南省濮陽縣魯白邱村的村醫曹愛花早前「帶陽」上崗為村民診治。香港文匯報河南傳真



◆去年12月初，河南黃樓村村醫一大早便被看病的村民「圍住」。香港文匯報河南傳真

特稿 沒用抗原的鄉村抗疫

當城市在瘋狂搶購抗原檢測劑時，農村卻幾乎很少有人知道「抗原」是什麼。不論是村民自己還是鄉村診所，沒人使用「抗原」。村民們知道最多的是「核酸」，提起做核酸檢測，每個人都會告訴你：「以前經常做，但現在政府不讓做核酸了，不用插嗓子眼了。」

「這波感染發燒的，基本上不用測，大部分都是奧密克戎感染。」曹愛花說，但是她並沒有給村民測抗原。「你給村民測那個，還得解釋半天，還得另外收費，村民不會買單，也沒那個必要。我就直接給他們說是病毒感染，感冒了。」

就連「奧密克戎」這四個字在農村都很少使用，大家使用最多的是「得了那個病，村裏人都感染了，都發燒了。」即使有家人在醫院工作，他們也不會費力去理解「奧密克戎」四個字。「俺閨女在北京一個醫院當護士，最近打電話都少了，忙得很，說是發燒了也不能休息。」河南陳拐村68歲的陳大媽說，「全國都一樣，都非得人人發燒一遍才能中。」陳大媽的症狀比較輕，她連吊針都沒打。「就吃了點銀翹片，平時我在家有個頭疼發熱都吃這個。咱農村哪講究那麼多，我聽閨女說還測啥兩道橫，在這都沒測過。」

陳大媽跟村裏人聊起這個病，大家更傾向於認為「這是個災，就跟以前的饑荒或者瘟疫一樣。總不能一直過好日子，總得有吃苦的時候。」也許正因為如此，在農村，面對奧密克戎，大家顯得沒有那麼恐慌，發燒就是「消災」，經歷了也就過去了。

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河南報道

復常日記

2023年1月2日

整個2022年12月份，因為羊城變成「陽城」，我幾乎沒有搭乘公共交通出行。元旦假期最後一天，我一個多月來首次乘坐地鐵，幾乎鬧出了一個笑話。中午，我進入廣州地鐵1號線芳村站，進入安檢拿出手機準備掃碼進站時，手裏的掃碼頁面閃爍着，卻找不到可掃的葵花碼。就在我反應到已經不用掃碼時，工作人員也提醒我「乘客您好，廣州地鐵已經不用掃碼了。」他似乎

把我當做外地來的旅客了。對我來說，三年來坐地鐵掃碼，幾乎形成了「肌肉記憶」了。

中午，在看完正在康復中的愛人外婆後，我聯繫一位朋友相約一起吃牛肉火鍋。當我趕到天河商圍的一家火鍋店時，現場已經有三四十人在店外候位，甚至拿候位號牌處也有五六人排隊。我把現場照拍給朋友後，他說，算了，下次吧。

這種「不習慣」，不止我一人。連日來，「『陽康』衝向三亞」的新聞成為社交平台热搜，從我的微信朋友圈就可看出端倪。元旦假期，我有兩個朋友分享了他們在三亞海邊和酒店泳池的照片。朋友舒女士說，為了這趟旅行，他們幾乎訂了三亞最貴的酒店，但沒想到，這家酒店大廳遊客「摩肩擦踵」，讓她大感意外。

因為人太多，舒女士一家多數時間泡在酒店，除了和小朋友體驗了一把直升機飛行，並沒有去其它景點。她說，從廣州來三亞的航班上座無虛席，在酒店「人滿為患」。如果在半個月前乃至一周前，她都無論如何想像不到，如今像是幻覺。

我還記得，12月初，廣州「解封」後，有關餐廳、理髮店、洗車行客流爆棚的新聞，充斥各大媒體，大家感嘆「煙火氣回歸了」。不過，沒想到這只是暴風驟雨的前奏，羊城變「陽城」，整個城市頓時陷入蕭瑟，商家一片哀鳴。

這次，希望是真正的復常、全面的復甦。

劉蕊



◆元旦假期，廣州消費市場有序恢復，夜經濟穩步復甦。圖為民眾在廣州天德廣場遊玩。新華社

春節須保障農村供藥和重症轉運

香港文匯報訊 國家衛生健康委醫政司司長焦雅輝日前接受中央電視台《面對面》專訪時回應了日前輿論關注的疫情問題，回應農村如何應對感染高峰時，她指出必須要做好「藥品能夠下去」和「重症能夠上來」兩個點。

Q：為什麼中國對疫情放開做了充足準備，但是此次疫情放開給民眾感覺還是猝不及防？
A：更多的輿情反應是藥品問題。在早期發熱的時候，因為買不到藥、拿不到藥，這方面輿情是很多的。我們提出，基層、二級以上醫療機構的藥品一定要給配到位、要充足，結果在現實當中的情況是，發熱門診、發熱診室開了，但是藥品供應出現短缺，出現供不應求的局面。

Q：什麼原因導致藥品一時間供應不上？
A：原因有很多，比如零售藥店被搶購一空，老百姓首先囤藥，這是很重要原因；第二藥品生產供應按照市場需求提供，短時間內市場需求量大一下很大，但產能和產量提高需要時間的。此外，生產企業也面臨因感染減員問題，所以多種因素導致一度出現了藥品短缺的問題。中國有基礎病的老年人很多，重病人到三級醫院特別是三甲大醫院就診，供需矛盾會特別突出。

Q：春節臨近，中國即將迎來城鄉之間人口的大規模流動，勢必導致新冠病毒快速傳播。農村地區地域寬廣、人口龐大，但人均醫療資源有限，如何應對廣大農村地區的感染高峰？
A：農村來講最主要的是兩點：一個是要保證藥能夠下去，供應一定要涵蓋春運時間段甚至還要長；再一個就是，如果有重症的患者要能夠轉上來，最起碼能夠轉到縣醫院來救治。縣裏、鄉裏要做好車輛的準備，一旦發生有病情變化需要轉運，能夠有交通工具盡快轉到縣醫院；另外，發揮鄉醫院對口支援，城市的優質醫療資源對口幫扶縣醫院，一方面是遠程救治；另一方面要派有經驗的醫務人員駐點在縣醫院，準備接收重症救治。

Q：很多觀點說奧密克戎就是個大感冒，但現實情況，是否讓人們要對「大感冒」的觀點重新審慎看待？
A：網友都在反映奧密克戎絕對不是大感冒。確實它不是大感冒。以往，人們往往把感冒和流感混淆。實際上，是把新冠和流感來做比較，不是把新冠和感冒來比較。感冒確實症狀很輕，自限性疾病，吃不吃藥一個星期其實都好了。但是流感不一樣，流感是流感病毒引發的，有發燒、咳嗽，嚴重的有肺炎等全身症狀。根據流感病毒不一樣，其致病性也不一樣，比如2008年甲型H1N1流感，那一年的流感也很重，一度也出現過人感染的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，病死率是很高的。所以，奧密克戎跟流感來比，即便是有一部分會出現一些肺炎，但是這個肺炎遠遠達不到「白肺」程度，經過治療它會很快好轉會痊癒。

整理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